

南
雷
集

南雷文案卷三

姚江黃宗羲著

答董吳仲論學書

丁未

承示劉子質疑弟衰遲失學望先師之門墻而不得又
何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則自疑之不暇而能解老兄之
疑雖然昔人云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
兄之疑固將以求其深信也被汎然而輕信之者非能信
也乃是不能疑也異日者接先師之傳方于老兄是賴弟
亦焉敢不以所聞者相質乎觀質疑中所言雖廣然其大
指則主張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句而疑先師意
爲心之所存未爲得也弟推尋其故由老兄未達陽明始

終宗旨所在因而疑 先師之言若徒執此四句則先當
疑陽明之言自相出入而後其疑可及於先師也夫此四
句無論與大學本文不合而先與致良知宗旨不合其與
大學本文不合者知善知惡而後爲善去惡是爲善去惡
之工夫在知善知惡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矣若大學
非倒句則是先爲善去惡而後求知夫善惡也豈可通乎
然此在文義之間猶可無論也陽明提致良知爲宗一洗
俗學之弊可謂不遺餘力矣若必守此四句爲教法則是
以知覺爲良知推行爲致知從其心之所發驗其孰爲善
孰爲惡而後善者從而達之惡者從而塞之則方寸之間
已不勝其憧憧之往來矣夫良知之體剛健中正純粹精
者也今所發之意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此知尙未光明不

可謂良也。何所藉以爲爲善去惡之本乎。豈動者一心知者。又一心不妨並行乎。考亭晚年自悔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止。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至於發言處事。輕揚飛躁。無復聖賢雍容深厚氣象所見。一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今以意之動處從而加功。有以異于考亭之所云乎。吾不意陽明開于聖之絕學。而究竟蹈考亭之所已悔也。四句之弊。不言可知。故陽明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已明言意是未發。第習熟于意者。心之所發之舊。詰未曾道破耳。不然。意旣動而有善有惡。已發者也。則知亦是已發。如之何。知獨未發。此一時也。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無乃錯雜將安所施功乎。龍溪亦知此四句非師門教人定本。

故以四無之說救之陽明不言四無之非而堅主四句蓋亦自知于致良知宗旨不能盡合也然則先師意爲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老兄所謂各標宗旨究竟打並一路在此處耳若謂先師不言意爲心之所存慎獨之旨端的無弊不知一爲心之所發則必於發處用功有善有惡便已不獨總做得十分完美只屬枝葉一邊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告子之義襲皆可謂之慎獨矣故欲全陽明宗旨非先師之言意不可如以陽明之四句定陽明之宗旨則反失之矣然先師此言固不專爲陽明而發也從來儒者之得失此是一大節目無人說到此處老兄之疑真善讀書者也透此一關則其餘儒者之言真假不難立辨耳中庸言致中和考亭

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雖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動靜
爲兩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後王龍溪從日用倫物之感應
以致其明察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則是致和而
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則是致中而不致和
諸儒之言無不曰前後內外渾然一體然或攝感以歸寂
或緣寂以起感終是有所偏倚則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
爲崇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
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後
乎意之工夫而意攔截其間使早知意爲心之所存則操
功只有一意破除攔截方可言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願
老兄于此用力知先師此言導濂洛血路者也其餘文
義之異同凍解霧散尙俟弟爝火之喋也哉

與友人論學書

潘用微議論某曾駁之於姜定庵書或某執成見惡其詆毀先賢未畢其說便逆而拒之陳君采云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賸隸無不俛俛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于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某之於用微焉知其不出于此也平懷降志反覆用微之指要而後知前書之終不爲謬也用微之言不過數句而盡而重見疊出唯恐其不多此是兔園老生於文義不能甚解固無足怪試撮其要言以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性也觸物而渾然一體者吾性之良知也吾儒講明此學必須知耻發憤立必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志故其功夫在致其觸物一體之知以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使渾然而

爲一體謂之復于性。善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此數言亦從朱註中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脫換出來。然而其謬有不可勝言者。夫性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言性者必以善言性。決不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言性。一體可以見善而善之非一體明矣。且如以惻隱言一體可也。以辭讓言一體亦可也。使羞惡是非歷然吾獨知之中。未交人物與渾然一體何與。則性于四端有所槩有所不槩矣。大學言知是明有一知在人。不因觸不觸爲有無也。則所以致之者亦不因觸不觸爲功夫也。今于知之上既贅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名。而于致之時又必待夫觸物而動之。頃是豈大學之指耶。其曰未

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爲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孟子所謂日夜之所息養心莫善於寡欲者豈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將無子思孟子俱有懸空致知之失耶信斯言也舍家國天下無從爲致則中庸何不言位天地育萬物以致中和何不言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後爲能盡其性子思無乃倒行而逆施乎夫吾心之知規矩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猶規矩以爲方圓也必欲從家國天下以致知是猶以方圓求規矩也學者將從事于規矩乎抑從事于方圓乎可以不再計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一句所以興起下文歸重格物則欲字之無功夫稍識

文義者亦不難辨用微乃以欲爲立志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渾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堯舜禹稷湯武伊周孔孟莫不皆然至云陽明之學覺無擔當天下之力其門人多喜山林無栖皇爲世之心卽見其學之病處亦思堯舜禹稷湯武伊周所當之任何任孔孟之周流歷說欲以得君行道亦是經生私意以窺聖人孟子之言可證也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鄉鄰有關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顏子未嘗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將謂顏子未嘗立志乎使舉一世之人舍其時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平爲事又何異于中風狂走卽充其願力亦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事也孟子曰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則復性之功。其不在家國天下亦明矣。凡用微之蔽于大原者。有三。其一。滅氣。夫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氣充周。無間時而爲和。謂之春。和升而溫。謂之夏。溫降而涼。謂之秋。涼升而寒。謂之冬。寒降而復爲和。循環無端。所謂生生之爲易也。聖人卽從升降之不失其序者。名之爲理。其在人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氣之流行也。聖人亦卽從此秩然而不變者。名之爲性。故理是有形。見之于事之性。性是无形之理。先儒性卽理也之言。真千聖之血脉也。而要皆一氣爲之易。傳曰一陰一陽之爲道。蓋舍陰陽之氣。亦無從見道矣。用微言性自性。氣自氣。本非性不足言也。用微旣主張天地萬物一體矣。亦思天地萬物以何者爲一體乎。苟非是。

氣則天地萬物之爲異體也。決然矣。離氣言性。則四端者何物爲之。仍墮于佛氏之性空。四端非氣而指剛柔善惡。始可言氣。一人之心有從氣而行者。有不從氣而行者。且岐爲兩。又何能體天地萬物而一之也。用微認金木水火土五行爲氣。以爲性。豈有五故必離氣以言性。不知自氣而至五行。則質也。而非氣也。氣無始終。而質有始終。質不相通。而氣無不通。先儒何嘗以質言性。其言氣質之性者。指其性之偏者耳。此孟子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性。又何嘗竟指此爲性乎。用微又言先儒云。虛卽是理。生氣豈非老莊虛無生氣之說乎。故凡先儒之言氣者。必曰本乎老虛。卽是理。固未聞先儒有此言也。獨不觀張子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若謂虛能生氣。

則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
則虛無生氣之說正先儒之所呵者顧牽連而矯誣之乎
用微又言性與天道有分夫在人爲性在天爲天道故曰
天命之謂性言其一也若謂天道不可以言性無論背于
中庸則又何以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亦自背其說矣
其二滅心先儒以靈明知覺爲心蓋本之乾知而有所謂
南海北海千載上下無有不同者也儒者未常有識神之
論佛氏始有之卽以是例之儒者心有所向之爲欲識神
之謂也苟無欲則此靈明知覺者卽是真心矣用微以靈
明知覺歸于識神無欲而靜尤爲識神之盤據引佛氏之
繩以批儒者之根吾惡乎受之其三滅體心無分于內外
故無分于體用大學之所謂先後本末是合外于內也歸

用于體也。故儒者以主敬爲要有治心之學。無應變之方。用微必欲合內于外。歸體于用。以爲敬在于事。始爲實地。若操持涵養。則盤桓于腔子而已。夫萬感紛紜。頭緒雜亂。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是也。豈復能敬。子思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亦指事而言乎。仲弓居敬而行簡。其所居者亦在事乎。且在中庸者。不一言而足。夫微之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功夫皆在心體。不在事爲境地。用微每不喜稱引中庸。亦以此也。用微又言。今之言體者。豈非性乎。今之言性者。豈不遺天地萬物乎。舍天地萬物而言性。非性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而其要在反身。如用微之不得操持涵養。則反身便爲遺天地萬物矣。是我備

于萬物不是萬物備于我也豈不成戲論乎用微有此三
蔽故其放而爲淫詖之辭有無故而自爲張皇者有矯誣
先儒之意而就已議論者夫人性之善也堯舜之道孺弟
也當入小學之日熟讀而習聞之矣乃用微咕咕以爲獨
得之心傳此無故而自爲張皇者也陽明先生無善無惡
心之體亦猶中庸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恐人于形象求
之非謂并其體而無之也其曰老氏說虛聖人豈能于虛
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
言良知無有精魂之可弄非竟同老氏之虛佛氏之無也
用微云陽明之知當體本空者也是佛氏真空之知慧可
謂癡人前說不得夢矣又云陽明之學與程朱主敬窮理
之學不同夫致良知非主敬窮理何以致之其言不同者

無乃妄分界限乎白沙云心之萬感萬應可睹可聞者皆實也其爲應感所從出不可以睹聞及則虛而已此兼費隱而爲言也用微以爲有生于無老氏之學豈子思子亦老氏之學乎又不明程朱之言理氣而以虛無生氣亂之此皆矯誣先儒之意而就己議論者也用微言程朱以心屬氣是本乎老則何不言孟子之養氣亦本乎老又言陸王之虛靈知覺是本乎佛則何不言舜之道心惟微亦本乎佛又言爲程朱之學者據性理以詆陸王是以老攻佛爲陸王之學者據靈知以詆程朱是以佛攻老自周程朱陸楊陳王羅之說漸染斯民之耳目而後聖學失傳可不爲病狂喪心之言與蓋用微學佛氏之學既借之以攻儒久假而不歸忘其所自來遂卽借之以攻佛自有攻佛之